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五至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王露

四書集義精要卷五

元 劉因 撰

論語一

學而上

首章 學而時習之

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習之

為鳥數飛何也曰說文文也習之字從羽從白月令所
謂鷹乃學習是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
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覆
而温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
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
當能之事固若㝠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
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
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

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胷中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悅矣然以之告人而

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與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悅雖深亦何為而能達於外耶令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乎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

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為己而已本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令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畧無纎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

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且洒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者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已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

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虚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悦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内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爾悦則方得乎内而未能達乎外也曰不愠之説孰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説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圃稼射御之

徹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而至乎聖人（答張敬夫）○又曰首句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同上）○熟故悅到悅時自不肯休令人所以作輟者但未熟耳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此說地步闊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得也自悶令有朋自遠方來則從者衆故可樂不知而不愠也是

難愠非大段怒但心中略有不平意便是愠此非得之深養之厚何以至此義剛○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成甚模樣君子存心廣大故以及人為可樂祖道○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悅雖不正解悅字而悅字之意已明答張敬夫浹洽二字宜細看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久則透内皆濕程子之言有深意過○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即時習而悅

之注釋也答呂子約○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亦疎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時常如齊便是義剛○人不知而不愠尹氏之說最為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為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為說竊恐為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答陳明仲○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

記謝氏論語疑義

二章 其為人也孝弟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

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

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

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

於外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為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蓋以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為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

為彼而姑先借此以為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㫖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為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與又曰謝氏平日論仁常

以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以為仁也夫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可矣必以識此然後可以為仁則其為說之誤也○謝氏以覺言仁喚之則應抉之則痛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者覺其理之是非乃心之流注在理上者覺得痛痒者不便是仁須覺得道理方是仁植○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方子○程子曰

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即愛之理也僩○愛是心之德仁以此意去體認泳○愛之理亦是心之德者粗譬之如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自安撫使言則統一路州軍自知州言則與漳州知州無異賜○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行之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愛物是第三池也銖○仁如木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故曰行仁以孝弟為本淳○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

來所以說孝弟者其為仁之本僩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二句是汎言凡事如此與上文不相干下文孝弟也者方應上文故集註有凡事字明作　程子說順德甚好如義主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則皆是順義剛　○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所以孝弟乃為仁之本泳　○孔門只說為仁謝氏乃說知仁其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蓋卿

三章　巧言令色

或問夫子所謂鮮矣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紛然置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或曰辭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為己為人之不同而已蓋意誠在於為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

意於為人而求其說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或問

巧言為言不誠者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

如令世舉子弄筆端作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

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文蔚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內荏則

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

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絕無二字是程子非仁之

意也淳○犯上者鮮矣之鮮對未之有也與鮮矣仁之

鮮不同僩○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與

前章程子曰兩條通看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言仁處皆可通矣明作

四章吾日三省吾身

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於内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也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察焉耳○

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此又却有義道夫○以實之謂信以用也泳○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明道語也盡己以實伊川語也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故如此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簡潔明通道夫○忠信只是一事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答黃子厚○曾子守約不是守夫約言所守者約耳僩　曾子亦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

較急耳_{道夫}○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是當下便省察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省了又却休也_銖○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此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_燾

四書集義精要卷五

四書集義精要卷六

元 劉因 撰

論語二

學而下

五章道千乘之國

或問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孰為得耶曰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車馬兵甲糧糗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

孟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又云疏云千乘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此等只要理會得古人制度大意道治也作開導字則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也人傑○遇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楊氏說好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南升○此篇皆是就本領上說如治國禮樂刑政尚有多少事而夫子却只說此五者蓋本領所在也義剛○敬事而

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之本敬又是信之本閎祖○問五者相承各有次第曰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答李堯卿

六章弟子入則孝

仁者自當親其佗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使具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恩意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

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不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個

而親仁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

而知之燾○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

觀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

類及以閟宮殷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個

格樣遞相師法必大

七章賢賢易色

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

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曰子夏以為必謂之學者何也曰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爾然其言抑揚之間若有過中之弊故吴氏病之蓋得之矣○致身如送此身與他從其將來如何使時舉

八章君子不重則不威

或問有以為人不如己而不與之友則自謂人不如己

而生自滿之心矣若必勝已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已而不吾友矣曰此其意則善矣然放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衡之於心自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則亦有不容以分別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無友之友蓋友

之也即求之以為吾友之意然亦必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與不若己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為高便辟佞柔之徒則悅於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

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隷之人雖有美材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哉

○主忠信一句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明作○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南升

○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令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

九章 慎終追遠

或謂九章之說曰蘇氏洪氏之說亦可觀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洪氏曰曾子之學以忠信孝弟為本故其言如此○問追遠只是親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曰令湖北上墳雖遠祖亦哭此亦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雖是遠祖畢竟我是其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使老人得見子孫雖十世孫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

量至此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慎終追遠伊川云不止於喪祭推之固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同上○問註云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曰慎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己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答汪長孺

十章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或問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

說何也曰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易直易平易也和易也直無屈曲如世人所謂白直蓋其心不傾險不麄戾即是良善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此心聖賢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寓

○儉謂節制非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最要看得此五字温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就問之意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雖做到宰相地位也是傺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託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非也此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此意中庸也只是如此衣錦尚絅亦是此意今學

者且去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乃好時舉〇黄榦曰集註特發過化存神之意於註釋之末曰過化存神則不待見於容貌而人服之又曰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味其意則若有所不足于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

十一章父在觀其志

或問此章之旨猶有可取者乎曰晁氏洪氏之說亦善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不足觀矣曰所取於尹游氏之說何

也曰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曰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

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跡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道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多矣若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徵學者用心之微矣○父在觀其志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節○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

人傑○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銖○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個

十二章禮之用和為貴

或問禮之有和何也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

徒禮而無和矣○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非外面物事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祖道○人須是窮理見得這道理合當用如此我自不得不如此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如令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愿自不為痛也銖○和是禮中之樂未

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這便是禮樂不相離時舉○知和而和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如這裏更有甚禮所以不可行也同上○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却多同上○有禮而不和則尚存其禮之體若一於和則併其本而忘之就此二者言又自有輕重義剛

十三章信近於義

或問所謂約信而合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可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其復言而得之也今不警

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亦矯枉過其正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偽之習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㫖也曰為恭而中節則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或曰先

儒又有以為恭而近於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為也其說如何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哉○近猶云合也古人下字寛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廣○恭近於禮如不當拜而拜被人非笑固是辱若當拜而不拜被人責怒亦是辱明作

○因如因徐辟之因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主猶於衛主顏讎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寓○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差便是為吾之宗主此是前不失其親後亦可宗也賀孫○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又曰上三句是接物與人之初下三句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也銖○先儒舊說多為也字所惑如某解也字

便只是箇矣字伯羽○古人文字皆叶韻宗韻音族淳

十四章君子食無求飽

敏於事是當做底事須與做了明作○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事慎言是其用功處同上○此章須是反復看若但不求安飽而不知慎言敏行有甚意思但慎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就有道亦無可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闕類如此中

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平時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了一旦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倪

十五章貧而無諂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能無諂而後能樂無驕而後能好禮也謨○聖人此語正似説兩人猶言這人貧而無

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佗寓○子貢引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功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不自勉也時舉○集註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蓋義理無窮學不可以遽止子貢曉此故曰告往知來植○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南升

四書集義精要卷六

四書集義精要卷七

元 劉因 撰

論語三

為政

首章為政以德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静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

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故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天壤也其極星亦

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前人說北極便是北辰只說北極不動至沈存中始推之如此蓋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以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義剛○問集註舊云行道而有得於身後改身作心何也曰勉強作一二好事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古人製字不苟如德字從心蓋曉此理僩○問集註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

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　明作

二章　詩三百

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　賀孫　○問直指全體曰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故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答汪長孺　黄氏通釋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細思之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　賀孫　○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　寓

三章 道之以政

齊之以禮禮者五禮所謂吉凶賓軍嘉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明作

四章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是合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人傑譬如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耳順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義剛○聖人之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聖人之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若必

指定聖人十年方一進固不可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懸空說亦不得道夫○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玩味蓋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定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己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明作

六章孟武伯問孝

其佗所荅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佗只就道理上說此句於身心上指出賀孫

八章子夏問孝

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只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夫○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子方○今人和養與服勞也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明作

九章吾與回言終日

無所不說便是不違榦○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

近否曰耳順地位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淳○退顏子退也答范伯崇○私如慎獨之獨非特無人獨處之地只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僩○亦足以發於睟面盎背皆見程子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燾○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了也同上○默識心融融字最好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化只生在腸中如

何能益體膚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佗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出忠恕而已來一之如請事斯語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也明作○論語止有顏子喟然之歎與問仁等數章而已吾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惜乎其不傳也廣

十章視其所以

問集註意之所從來曰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之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

而所由未是也_銖○安大率是佗平日存主習熟處佗本心愛如此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强畢竟所樂不在此後或依舊又從熟處去_{明作}問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言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耳曰譬之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耳_{人傑}○問此章先儒兼善惡説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平心看看得十分是如此初間看

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了又勝得當下便不善者到察其所安有不善又勝得第二項人不是到此處便做不好人看佗只爲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又曰如委託人如小事尚可隨人所長而付之若大事如何不眞見得其人了而後與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必直見此人是如此方可 賀孫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觀人固當如此觀己亦當如此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

何故更問怨乎此一句却煞有說話 銖

十一章 温故而知新

或問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之說曰若徒温故而不能知新則聞見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待學者無已之求哉若尋繹舊聞每有新得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

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廿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為師矣○温故而知新觀其語意乃為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温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惟温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全在知新上義剛○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

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長活倜

十二章君子不器

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用無不周如子貢瑚璉只在廟中可用如原憲只是一甘貧之人邦有道亦不能出而立事邦無道亦不能撥亂反正明作○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人傑

十三章子貢問君子

問將先行作一句如何曰程子如此讀然其言而後從之不成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且從周氏讀

十四章君子周而不比

周者大而遍之義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周也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比也卓

十五章學而不思則罔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

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内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心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明作

十六章 攻乎異端

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但當反經

而已者如何曰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無涯之辨固所以自弊然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則亦何以祛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葢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不可不辯熟觀孟子所以荅公都子好辯之問者則可見矣○問楊墨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為尤甚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所以士大夫多陷

焉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便錯如天命之謂性佗把這箇便都做虛空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大事小事都是實佗底從頭到尾却是空賀孫○佛氏說空非便不是但空中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空而不知其中有箇實底理却何用譬如一淵清水清泠徹底看來一如無水佗便道此淵只是空都不曾將手去探看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其中佛氏之見正如此南升○問集註何以只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

只是楊氏淳○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也道夫

十七章由誨女知之乎

知之者以為知不知者亦為之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限界矣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節則是使人安於所不知

也添入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

廣

十八章子張學干祿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單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謬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

之間物我交戻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葢未敢以為絶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可以得祿耶聖人教之眞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

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禄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禄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於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教之以是而求禄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材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已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

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誼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知革哉○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見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

既有悔則人安得不尤各以輕重對說寓

十九章何為則民服

或問有以為舉錯當人心則民服而集註不之取何也曰當人心不若得義之有凖則也曰當是時也三家專魯哀公豈得而擅舉錯之權哉曰胡氏有言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則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此言得之矣○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何識人明作

二十章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遽刑罰之則彼何由勸哉惟舉善於前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所以勸義剛

二十一章子奚不為政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緣下言是亦為政故知不是

國政明作

二十三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或問夫子之言以三代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已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而反因秦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

刑漢之除苛解嬈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又曰雖是人謀要是大勢不得不出此燾○三綱五常雖衰亂無道之極亦在如繼周者秦大無道之世也畢竟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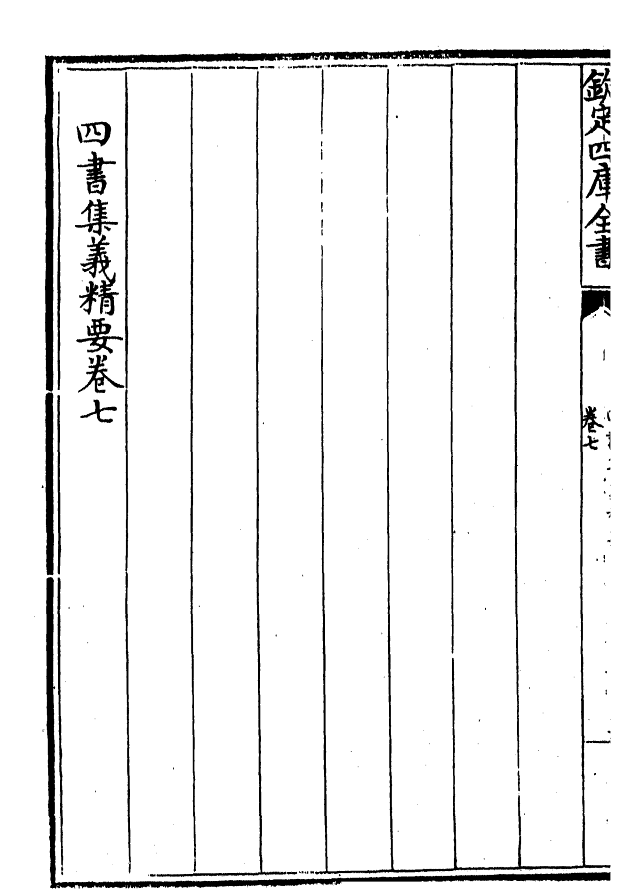
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甚多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此字南升○損益勢自是如此惟聖人能順其勢而盡其理其下者不能識其損益之宜則或過差如周末文極故秦興必降殺周柔弱故秦必變而為强戾周纖悉周緻故秦興一直情徑行皆事勢之變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秦既暴虐漢興定是寛大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削弱宗族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後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

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損益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問使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但樸實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天下勢自有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不得不忠不得不質不得不文耳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僩○問三統

曰即康節十二會之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也銖

二十四章非其鬼而祭之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僩○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若從本原看乃是見未分明所以為之不力賀孫



四書集義精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集義精要卷八　　　　元　劉因　撰

論語四

八佾

首章 孔子謂季氏

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八佾人數之盛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時舉 ○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 木之

二章三家者

初成王不賜伯禽則後雖欲僭亦無樣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二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故於魯宋觀之節

三章人而不仁如禮何

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禮樂不為之用是不為我使我使佗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鐘鼓

鏗鏘不足以為樂人傑○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自與
禮樂不相干如無狀之人去讀六經然六經自是六經
與他即無關涉又安得為之用僩○程子說仁者天下
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
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銖○問游氏
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皷之類程先生
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
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

用廣○問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葢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得之道夫

四章林放問禮之本

禮不過吉凶而已上句是汎以吉禮而言下句是專指凶禮而言淳○古人做物滑淨無礙處便是易又曰若習治其禮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忍之意也燾○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

不及不及底可添得夔孫○儉質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開而將披離底其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者奢易者便猶花之將披離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此ㄑ哀心緣他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此ㄑ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燾○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答呂子約

五章夷狄之有君

或問范呂之說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如何曰臣之不可無君猶身之不可無首也植遺腹朝委裘蓋出於一時之不得已然自有中國以來其能如是而不亂者蓋亦希矣聖人豈以是為可常哉○問程子似專責在下者尹氏似專責在上者何如曰亦一意耳皆言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義剛○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䕫

六章 季氏旅於泰山

或問六章之說曰張敬夫以為當冉有為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其說或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 時舉 ○曾字除人姓外訓則訓嘗皆當音在增反 廣

七章 君子無所爭

或問射之有爭而爭也君子奈何曰君子恭敬退讓不

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讓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註疏舊說為得其旨也○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是君子

八章巧笑倩兮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葢衛風碩人之篇或以爲素以爲絢兮者夫子删而去之也曰删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句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删何哉且碩人之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删又不應因删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葢不可知其爲何詩矣○起予者啇𢀿非助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聖人胷中雖包藏許多

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九章夏禮吾能言之

或問孔子所言之禮今有存者已乎曰胡氏有言先儒言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旨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也○問夏殷之禮無證孔子何從而知之曰聖人固生知然

亦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之僩○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令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人傑○中庸記得好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此箇商禮在

十章 禘自既灌而往者

或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曰先儒以禘為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為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詳矣其曰鬱鬯者何也曰禮家以為

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問吾不欲觀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當如此說將來賀孫

十一章或問禘之說

禘之說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似尚易感至如郊祀天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禘則濶遠渺茫難盡感格之道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

故知此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木之○問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曰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格得何況其他節○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要荒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朝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朝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即此類非五年之禘義剛

十二章祭如在

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

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陵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否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升○問外神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淳○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曰鬼神之理即是此

心之理(恪)○謝氏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寓)○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荅吳伯豐)○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荅汪長孺)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十三章與其媚於奧

或問諸家之說曰胡氏張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張敬夫曰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也曰然則子之所論祀竈之禮何所據而言也曰

月令夏三月其祀竈而鄭氏之註云爾也蓋凡祭五祀者皆先設席於奥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奥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霤之文蓋唐初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亦可惜哉○天即理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可否不是說禍福缺名○竈陘非可作好安排故又祭於奥以成禮賀孫○竈陘疑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竈尸令亦無可考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

閽人之類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儒用

十四章周監於二代

或問從周之義何也曰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繆戾而不可從也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者固不能多於周也○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令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僩○問孔子答

顔淵欲用四代禮樂至是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見聖人之用四代禮樂處用之禮即用夏殷二代之禮損益之故聖人曰吾從周可學

十五章子入太廟

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人所稱鄹人之子者觀之則其為少賤之時無疑矣曰繼此而復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固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

復問而後從事也○問每事問之義如何曰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而不問耳答李堯卿○宗廟重事雖知亦問自是當然或恐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只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去做一事丁寧諄複其中有己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僩

十六章射不主皮

皮字已似箇貫革字主是主於貫革榦○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豈不願深中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習禮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夫子亦非惡貫革之射也若武射不貫革何益時舉○問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令易為中如何曰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答汪長孺

十七章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愛禮存羊一段須是見得聖人意大常人只是屑屑惜其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佗所存者大看

得此等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寛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特羊乃專特之特非牛也賀孫

十八章事君盡禮

或問龜山黄資政之說則善矣其佗亦有所可取者乎曰胡氏之說亦善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以子思孟子之言觀之則聖賢之分可見矣然仰遵夫子則作中和之德師法二子則強早弱之志學者審己所闕擇

而從之可也○如拜下是孔子盡禮處録

十九章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

尹氏之說就人君而言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耳若只以為臣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則在上者是得肆其無禮也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

君者也義剛　○問忠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人便自易得茍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義天下之大戒看此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賀孫

二十章關雎樂而不淫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張敬夫所論性情之際亦有可觀

張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汩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憂止於展轉反側若憂愁悲泣則傷矣樂止於琴瑟鐘鼓若沈湎淫泆則淫矣（倜）○問審其音曰其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操怒晉欲奪魏其聲憤急可見音節也（銖）○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南升○黃榦曰先生再改削止此）

二十一章（哀公問社於宰我）

或問胡氏以社為祭地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

郊失之矣○問樹所宜木為主曰以樹為社使神依焉如今神樹然非是將木截作主也以木名社枌榆之社之類問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用帛就社請神以往如今設䰟帛之類賀孫

二十二章管仲之器小哉

或問三歸之為臺名何也曰說苑有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

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其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為不儉則亦但為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曰禮以大夫具官為僭今管氏之官事不攝是也而夫子與三歸並稱則亦安知其不為僭哉曰禮家之言若此者皆未可據也如曰家不藏龜則臧文仲之居蔡亦僭禮而不仁矣而夫子但譏其作虛器為不智則禮家之説又可盡信也耶凡此類者折衷以夫子之言可也曰或

人聞小器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不儉而遽以為知禮何哉曰當是時也世方尊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度量褊淺是佗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佗施為處說僩○度量是言其資質度量後因學者問改為識量今改為局量規模是言其所為奢而犯禮乃其器小之影子也若是器大者

自然有所容受不論有甚功業處之如無伐楚只問他遠年冷罪不責其憑陵中夏僭號稱王之罪蓋責此則楚必不服事勢自然住不得故只尋此小小罪要得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廣○凡自正心修德上做來則本領便大緣他只在智謀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到此便不覺自足矣時舉○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謂大器也驤○古人論王霸只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匡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時舉○楊氏之說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同上

二十三章子語魯太師樂

或問夫子之論樂何也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耳

二十四章儀封人請見

或問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子獨以為失位之喪何也曰此劉侍讀之說而蘇氏因之得其旨矣蓋封人亦曰何患於喪而已固未有以知其為斯文之喪且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二十五章子謂韶盡美矣

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麄些〻 僩

○問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如樂記說武樂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與夫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不同廣○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答李堯卿○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問程子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

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如何曰但恐舜盛德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令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亦不可必欲美舜而貶武亦不可大凡道理須寛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其中高者還其高下者還其下大者還其大小者還其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道夫○子謂韶盡善武未盡善此與稱泰伯文

王至德意同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燾

二十六章居上不寬

或問其何以觀以為無以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不是不去觀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

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事去觀他論語如此處多今人都只粗淺衮說過賀孫○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酸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麽與可說矣僩○寛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耳非廢弛之謂如敬敷五教在寛蓋寛行於五教之中也朱之

四書集義精要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集義精要卷九

元 劉因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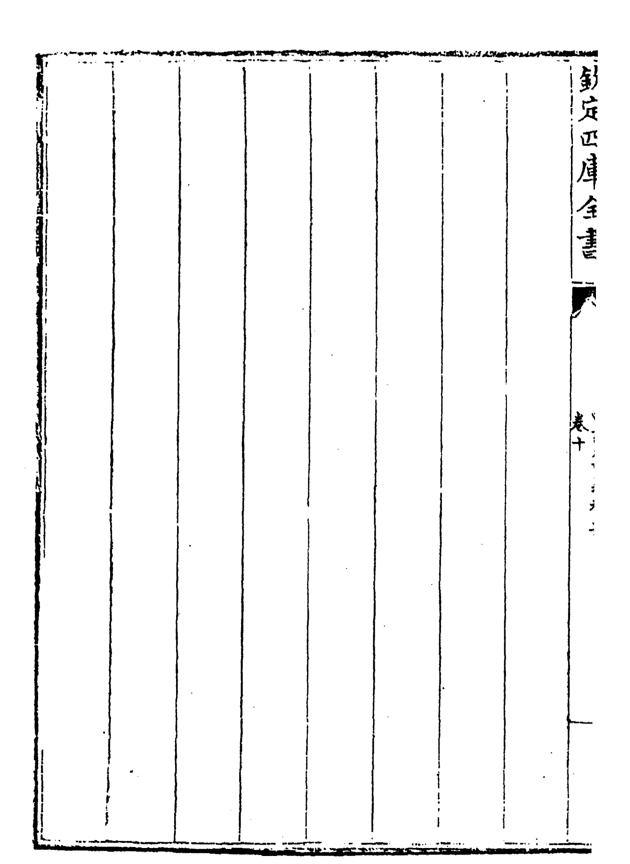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

元 劉因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一

元 劉因 撰

論語七

雍也上

首章 雍也可使南面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程子去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之本意也

人傑○程子只說得一邊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若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但亦有敬而不簡者不簡者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為奉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蓋簡則下面人易為奉承自不煩擾所以說居敬說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能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以此去律人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

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淨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何有於居敬那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居敬了要行簡時舉○既曰而行簡以臨民則行自是一項事而字是別喚起義剛

二章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聞之師曰顏子之不貳過念慮小差隨即氷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

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耳亦何足以為顔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别之也○重在不遷不貳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貳者如貳官之貳也有一又添一　賜○尋常解不貳過者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既克己私則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人傑○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自不可貳耳　時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

顔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纎芥必見蓋卿○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是效驗耳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不出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耳伯羽○顔子只是得孔子説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查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賀孫○不遷怒如鑑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過字指已

前底說否曰然同上○問不遷不貳只是靜後自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纔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問明道云能於怒而觀理之是非如何曰此是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

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須恁地説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也時舉○聖人無待於不遷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顔無伐善無施勞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甞如此今且得不如此也人傑○怒最難克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物事蓋是惡氣感得恁地燾○問聖人有怒色否曰合當怒時必也形見於色如

欲正那人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天之怒雷霆也淳○顏子所好何學論伊川二十歲時文字其間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終其身也時舉○天地儲精言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廣○本是本體眞是指本體不雜人偽而言靜則但言其未感物之時耳○五性便是眞未發時便是靜僩○其性鑿矣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廣

三章 子華使於齊

或問三章當時未合篇首二章之指曰愚嘗竊以為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分毋貪則庶乎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而不至於傷惠斯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

人與處却寛。恪○問子華原思二章當分當合曰此類亦多不同如仲弓子桑顔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係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答趙恭父

四章子謂仲弓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産子賤之例故爾然以論語考之其歎顔淵未見其止乃顔淵死後之言而亦以謂曰起

之非必親與之言而後得用此例也

五章其心三月不違仁

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

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内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内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

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為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歟○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去偽○違猶離也去也答江德功○心猶鏡仁猶鏡之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南升○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

我為客而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銖○三月不違則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則實有時而入拱壽○過此幾非在我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木之○其舊說作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者有一月不違仁者近得今說寓○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蟲也是仁三月不違仁也是仁節

六章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歟

或問六章之說曰胡氏亦庶幾焉胡氏曰由求為季氏

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卒不競也○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人所能及者惜乎有其才而不善用之也㬰

七章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或問七章之説曰謝氏之説粗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

八章 伯牛有疾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至七十有餘耳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

死只是不死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九章 賢哉回也

或問顔樂之說程子荅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南升○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同上○顔

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是樂底滋味 𠍐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是顔子樂處這道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淳 ○向前見不得底令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令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義剛 ○伊川以顔子所樂者仁而已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耳 與立 ○問伊川荅

鮮于侁以道為樂則非顏子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是樂節○問伊川荅鮮于侁之問若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曰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其子之云乃佛老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文集○世之談經者往往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

使遠本明而必使至晦且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荅之如此必大○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所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曠不如且就聖賢實用功處求寓○問顏子樂處曰此等處不可強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工夫若學

得他工夫便見得他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答董叔重○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顔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不改其樂樂在其中

不改字上恐略與聖人不相似聖人自然是樂顔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不失亦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

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的穩在賀孫○問集註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

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義剛

十章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

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功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畫是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必大

十一章子謂子夏曰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謝說利非必貨殖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切

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子夏是箇細密嚴謹底人少間感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絶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卻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他意思好他對

子夏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質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個

十二章子游為武城宰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但既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

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馬爾乎三箇字助語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節○問楊氏為政以才為先恐非邑宰之事曰古者以士人為吏且為政而得人講論亦一助也同上

十三章孟之反不伐

或問孟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為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葢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說之者也○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受得去僩○孟之反與馮異之事不同葢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如此說便是自承當了殿之功若馮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時舉

十四章不有祝鮀之佞

或問十四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

氏之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為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惸獨而獨畏高明哉

十五章誰能出不由戸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戸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犯理悖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十六章質勝文則野

史給事官府習於容止餘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一